

# 我的母亲

卜雪斌



母亲比较矮小，一米五多一点，但思想特别活络，这也许得益于她姓周，与村子里出的大作家周立波先生同姓。母亲常常和我们兄弟几个说起周家的家风家训。周家重视教育，周家的每一个祠堂都会办学。凡周边本族周姓子孙，包括女孩，都能上学。因为如此，母亲少年时读过老书，嫁给我父亲之后，就成为当年周边为数不多的能写会算的妇女。她认识字，会计算，嫁到清溪村以后，积极参加清溪村合作社的工作。父亲老实，不识字，不会计算，当年担任过村里的民兵连长，合作社时期担任过生产队长。父亲做这一系列的工作，都要依靠我的母亲在后面协助。身材娇小的母亲，靠着自己的智慧养儿育女，支持父亲。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读书好比驾小舟，篙篙撑来不停留。倘若一篙没撑稳，流落许多人后头。”这些都是母亲给我们的启蒙教育。记得10岁那年，分田到户以后，家里要添置一台打稻机，实在拿不出钱，母亲打听到7公里之外的隔壁乡有个牛奶厂收购稻草。母亲用她矮小的身躯，带着我和姐姐挑稻草去卖，我和姐姐一人挑20斤，母亲挑80斤。母亲一路上和我们讲愚公移山的故事。这样一天三趟，返回时，还要去黄泥湖捡同样重量的萝卜缨子挑回来晒黑擦菜。黑擦菜做得好，也可以卖钱。就这样连续忙了五六天，终于赚够了请木匠做一台打稻机的钱。

这就是我的坚韧不拔的母亲。她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想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也能找到一些平常人想不到的办法。她的执行力还特别强，总能排除万难，将问题化解于无形。这是她给我们潜移默化影响，也是她给我们身体力行的教育。事实上，她确实特别重视教育，在那个缺

衣少食的岁月里，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顺利地上了高中，母亲为我们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农闲时，我的一个奶奶会做油纸伞，母亲看到有人定时来收购油纸伞，知道这个事业前景不错。她跟奶奶提出晚上去帮忙。说是帮忙，其实是偷学。不到一个月时间，母亲就能用最简单的工具——菜刀加剪刀做出油纸伞，得到了收购方的认可，以至于收购商愿意在她身上放倒账，也就是提前放定金。母亲靠着这项手艺，把我的曾祖父养老归山，让我的爷爷晚年无忧。我的爷爷在我奶奶去世后一直没找老伴，独自把我12岁的父亲和2岁的叔叔抚养成人。我的母亲也常在我们面前提起爷爷的不容易。这份默默的承担和付出，从爷爷辈传到了母亲这里，又从母亲传到了我们这代。

母亲接受新事物、新话题的能力很强，还能快速地进行思考与分析，果断决策。我始终记得，2022年初，村里宣传要建设作家书屋，我和往常一样，正月初十出门，背一个黑色的旅行袋，装满了换洗衣服和家里给我准备的生活日用品，冒着蒙蒙细雨，走向村口的公交车站，准备去火车站乘车，去往远方的城市谋求这一年的生计。母亲戳着拐杖，一步一摇地送我到门外，看着我远行。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位暮年母亲对远行儿子的不舍。

刚走到村口，我就听说了村里要建作家书屋的消息。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一想到正月出门不回头这个说法，我又觉得打道回府不吉利。但是拄着拐杖的母亲还立在原地的这一幕，让我决定推迟外出打工的时间，把村里正在宣传作家书屋的事情打听清楚再做其他打算。



郝东磊

天还麻糊着没亮，我就听到院子里的公鸡带着一肚子蛮劲，喔喔地啼鸣起来。紧接着，牛棚里的老黄牛也凑热闹一般，低沉地哞了几声。守夜的大黄似乎要宣示主权一般，冲着鸡舍的方向汪汪两声算是应和。乡村的早晨，就在这鸡鸣犬吠牛哞声里热闹起来。

被吵得睡不着了，我索性起床穿衣出门。刚走到篱笆小院的门口，一股子湿漉漉的风就扑了过来，风里似乎还夹杂着麦子灌浆时节独有的一种清爽气息。站在院门口的

父亲身旁放着一把锄头，正深情地望向远处的麦田。见我走了出来，他扛起锄头说：“一起去田里转转，小满了，麦穗该灌浆了。”

父亲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则是东瞅瞅、西看看。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正随风摇曳，在田间小路上还时不时碰一下我的裤腿。蒲公英的白色绒球上沾着露水，似乎是在对养育自己的母体作最后的告别。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看到成片麦田已经长出了饱满的麦穗，细长的麦芒在晨光里映射着金色的光芒。

父亲蹲下身来，拨开麦穗，掐下一穗麦子，轻轻搓开麦壳，把青白色的麦粒放在掌心，说道：“你看，这些籽粒刚鼓起来，还带着一些青气，这就是小满的样子。快尝尝，这是最嫩的麦香。”我把麦粒放进嘴里细细咀嚼，一股青涩中带着清甜的气息在舌尖蔓延，仿佛把这片田野的晨露与阳光都含在了口中。

“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父亲念叨着这句农谚继续沿着田埂前行，目光欣慰地扫过每一棵麦子。他说，这些农谚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村里人靠着它们摸清了二十四节气的不同脾气，也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粮。其实不光庄稼人对这些节气讲究，古籍上对于小满的注解也比比皆是，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就写到“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作为农民的父亲也许对这些古语不甚明白，却用一辈子的辛勤耕作注解了其中的深意。小满，其实更像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丰盈。是田间麦穗的初鼓以及庄稼人心里那份踏实真切的盼头。

麦田边缘的那条河流也在几场雨水的滋养下丰盈起来，成片的小鱼在水面游走，听到路人经过的声音，集体把尾巴一甩，激起一圈细碎的涟漪。父亲边在田埂上除草边告诉我：“这可是咱们村的母亲河，养活了村子的一代又一代人。小满一到河水也就满了，这个时节引水灌溉麦子会长得更加粗壮。”

日头渐渐升了起来，田埂上的庄稼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村里的叔叔婶子扛着锄头、提着水桶、牵着牲畜，纷纷走上自家田地。赶着一群羊去河边放牧的三顺爷看见我们，高声喊道：“老郝你们家的麦子长得真不赖，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啊！”父亲笑着回应：“今年风调雨顺，再加上今儿小满，咱这麦子啊，都好好长着呢。”庄稼人的话语十分朴素，你家的羊崽又下了几只，我家的娃儿考取了大学，但是城里花销大，真让人操心。

日头快要爬上头顶时，乡亲们开始向

当我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母亲眼中的时候，我看到她笑了，笑得那么开心，笑得那么幸福。此时此刻的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酸楚，顷刻间眼睛与喉咙都有点不听活。我告诉母亲，我想暂时就留在家里，不出去，准备了解村里宣传的书屋建设时，母亲笑了，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回头看了看家中那宽敞而明亮的堂屋里，那雪白的墙壁以及那些装饰的画和新买的灯，然后对我说了个“好”字。

书屋建在家中堂屋里，木棍戳在地面砖上的声音传到耳朵里，也传来了母亲连说三声的“好”。母亲说：“书屋在家里是万年大好事。我当年在我们周家祠堂读书时，我爷爷请的教书先生就说过，财富传家，富贵不过三代；耕读传家，可以富贵十代；诗书传家，可以富贵几十代人，甚至更远，更长久。”母亲讲出这句话以后，眼神里透出的是那种渴望了几十年，甚至是更多年的期待。

母亲的支持让我感受到莫大的鼓舞，周立波书屋成功落户我家。当我把这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告诉母亲时，那一刻，母亲像个孩子，咣当一声，把拐棍扔到了地上，她自己一个人热烈地鼓起掌来。再一次连说了五个或者更多的“好”字。只见她，时而将两只手的手掌心与并拢的五个手指头上下搓着，时而用右手半握着拳头，将手背放在左手的手板窝里，两只手旋转式地搓着，看得出来，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开心。她说：“周立波先生当年回咱们清溪村写山乡巨变，而我们家现在开始装修周立波大作家的书屋，这不正是巨变的开始吗？孩子，听妈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唯一能长久致富的，就是文化，咱们家以后就依托周立波先生的文化传家，实现长久致富。”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清溪村村民)

村口的老槐树聚拢。自家的田地，反正不用打卡考勤，热了累了就来大槐树下歇歇脚、唠唠嗑。虽然女婿把农活干完了，可桂兰她娘还是闲不下来。她在槐树上摘了一晌午的槐花，自个儿吃不完，就分给干完农活前来歇脚的村民。妇女们之间还可以分享一下做槐花菜的技巧，互相八卦一下自家男人从吃到其他方面的乐子。老人们则远离她们，坐在老槐树的另一边，回顾旧时代小满节气的一些祭祀活动，说得也是有声有色，引起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浓厚兴趣。

日头越升越高，妇女们因为要回去做饭，先带着农具和桂兰她娘送的槐花离开。不久，父亲也拍了拍除杂时落在身上的泥土，朝我招招手，说道：“咱也回去吧，这会儿你妈应该也把饭做好了，不要让她着急，等半下午凉快了再来照看这些麦子。”

我点了点头，跟着父亲的脚步继续前行。他时不时还会停下脚步，看一眼旁边的麦子，似乎每看一眼，心里也会更踏实一些。这时我才发现，相比于古籍上那些对于小满的记录，父亲用劳作注释的小满反而更接地气。他用常年的灌溉、施肥、除草，换来了麦穗的灌浆，以及这片土地给出的丰收答卷。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媒体人)



百徐志耀

# 蔷薇花(外二首)

刘春龙

我们歌颂月亮，却永远无法抵达月亮的背面。眼前的蔷薇花，它们正爬上屋檐，我和它一样，体内正经历另一场春天。站在矮墙下数花瓣，像数自己尚未用完的青春。蔷薇花看着我，春风是一面镜子，里面是另一个自己。我见过它最盛大的样子，是在它正要落去的那个下午。蜂蝶刚刚离开，夕阳西下，发出耀眼的红色的光。下次我们相遇时，我希望它爬得更高，开得更鲜艳。或者已经落尽，枝干光秃，枝条上挂着冬天残留的雪花。而我刚从远方归来，喜爱凋零胜过一切盛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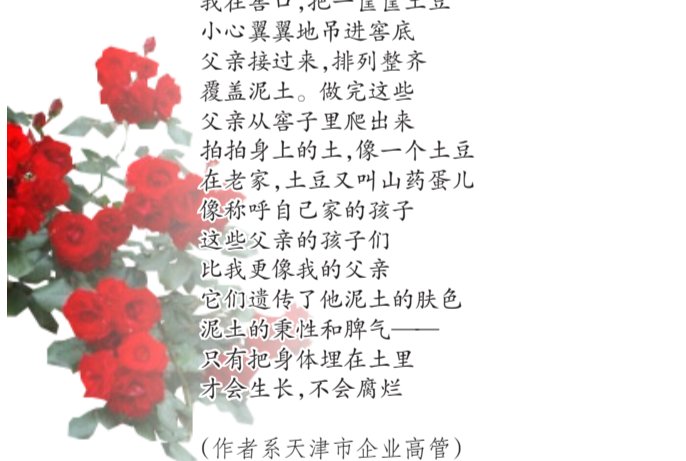
## 声音

清明刚过，雨水准时抵达夜晚，听见草木在黑暗中拔节。有人穿上了短袖，而在故乡劳作的母亲，仍裹着厚厚的毛衣。春天总是最晚才到达地的身体。中午艳阳高照，夜风却穿过树枝呜呜作响。这些细微的骨节，总能最先感知到寒意。一些僵硬的风挤进窗户，旧门轴在角落低低回音。家里的时钟依旧缓慢，嘀嗒嘀嗒，像在清点那些还没到来的春天。天气预报说，明天傍晚有雨。我看见西边的霞光燃烧，甚至听见胸口滚过隐隐的春雷。菜地里的种子，抬起头，把石头压住的地膜顶起。还有母亲老化的膝盖骨，在梦里重新生长的声音。

## 父亲与土豆

秋天，土豆又丰收了。我在窖口，把一筐筐土豆小心翼翼地吊进窖底。父亲接过来，排列整齐，覆盖泥土。做完这些，父亲从窖子里爬出来，拍拍身上的土，像一个土豆。在老家，土豆又叫山药蛋儿。像称呼自己家的孩子。这些父亲的孩子，比我更像我的父亲。它们遗传了他泥土的肤色，泥土的秉性和脾气——只有把身体埋在土里，才会生长，不会腐烂。

(作者系天津市企业高管)



# 落地的种子会生长

李林荣

我爱看《文艺报》上的“微光”。“微光”不微，它只是谦卑。这谦卑是对文学理想和理想文学的尊重和仰望，是对孕育和滋养文学的自然人文大地的躬身致敬。正如一粒种子的生长，总是始于它落地入土的低调姿态。每一点“微光”闪亮，都和鸿篇巨制一样，足以见证文学从人心深处萌发的奇妙庄严时刻。

春暖花开时节的这期“微光”所推之作，都洋溢着来自乡野的清新鲜活气息。刘春龙的三首小诗《蔷薇花》《声音》《父亲与土豆》，词句洗练利落，在明晰畅快的叙事语流中，融入细腻真切的婉曲情思，颂扬生命变奏的每一乐章，咏唱母子连心的精神感应和淳朴如土的父老襟怀。

郝东磊的散文《小满听麦》展开父子相伴、日出而作的农家乐画面。初夏回园，小满节令，悄悄灌浆的麦穗，笑语喧哗的乡亲，父亲言传身教的农人做派，满怀欣喜的青葱少年“我”，纵深有致的视点推移中，贯通今昔的故乡生活和成长记忆，连缀成一片洒满金色晨曦和乡情温暖的优美景观。

散文《我的母亲》，是《山乡巨变》诞生地湖南益阳清溪村立波书屋主人卜雪斌的自述。清溪村名声在外，立波书屋已成地标，书屋主人自己的故事似乎还从未以如此细致的笔触，如此内在的视角，在书面文学的世界里讲述过。含辛茹苦而又坚韧自持的母亲，养儿育女，支撑家业，没有箴言警句标榜加持，却早把质朴善良、珍重文化的品行，点点滴滴灌注在了日常家教和门风乡俗之中。是母亲的默默眷念和坚定支持，成就了卜雪斌坚守文学乡土的志愿，也是和母亲一样的淳朴百姓，包容和承载了文学之乡清溪的历史和今天。

民企职工李代云的小说《送米》，同样在写母亲的故事，不过这是虚构的城市出租房里比邻而居却并无血缘关系的两代人的故事。习惯了吃方便而草率果腹的黄平安，却因听到隔壁老人打电话提到买菜，产生了要帮老人代劳的念头，还没行动，老人倒先来替任子“推销”大米，于是帮人买菜，变成了按时买别人的米来自己煮饭吃。温馨的情节转折虽略显造作，但这样的造作又有什么不好呢？相信很多读者都会和我一样，情愿这样的造作在现实中越多越好。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黄平安去超市买了一箱方便面回来。他拿出钥匙打开租房的门正要往屋里走时，突然听见对面租房里传出来一阵说话声：“你不要管我，我有力气呢……只不过是一袋大米嘛……我还是搬得动的……”

对面租房是两室一厅，此时门虚掩着，屋里住着母子俩。母亲七十来岁，儿子四十多岁，黄平安平时在走廊里与他们相遇时，都会微笑点头打招呼。母子俩搬来有两个多月了。这段时间黄平安都没有看见过老人的儿子。老人的儿子可能去出差了。有次他听老人说，她的儿子在一间工厂里当采购，经常在全国各地奔走，有时好几天都不回家。

黄平安走进屋里，随后关了门。他放下方便面，在凳子上坐了下来。“你租了房子，煮饭很方便的。为啥不自己煮饭吃呢？你吃方便面没有营养啊，你都瘦得像块干柴了。”黄平安每次与母亲视频时，母亲都这样对他唠叨。当然，他并不是没有时间煮饭，而是嫌煮饭麻烦，吃方便面的话叫外卖方便些。他刚满20岁，母亲的唠叨并不是空穴来风。他身高一米七，体重不足一百斤，确实是偏瘦了。有时他感到头晕眼花，难道就是营养不良的原因吗？

“你不要管我，我有力气呢……只不过是一袋大米嘛……我还是搬得动的……”确实有些奇怪，这句话竟然让黄平安产生了联想——

莫非是老人家里的米吃完了，她想去买米，可她儿子却又怕她搬不动，就在电话里阻止她……她儿子也真是的，出差前为啥不给母亲准备好足够的粮食呢？她儿子真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啊。前几天黄平安在路上遇见对门的老人时，他看见老人拄着一根拐杖走路，很吃力的样子。老人的腿不好，她肯定是扛不起一袋米的。

黄平安的联想让他产生了行动。他立即站起身来，决定去给对门的老人买一袋米回来。打开门，黄平安却差点与对门的老人撞了个满怀。此时老人竟然来到了他的门口！

黄平安说：“老人家，您……您去哪儿？”

# 送米(小说)

李代云

老人笑了笑说：“小伙子，我给你送一袋米过来。”“送……送米给我干啥啊？”黄平安目瞪口呆。他低头一看，果然看见老人手中提着一袋米，他说：“老人家，您为啥要送米给我呢？”

老人说：“小伙子，我家侄子在这里开了一家米店，我闲着无事，就帮他搞一下促销。这一袋米二十斤，原价五十多块钱，现在只需要三十块钱，很便宜的。这米是上等的米啊，营养价值很高，我家一直都是吃这米的……”老人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还想去帮老人买米呢！呵呵，如此看来，是他多心了。黄平安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人打开了米袋，拆线的手法很娴熟。对于这种机器锁的口袋，黄平安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拆线。老人抓起一把米凑到黄平安眼前说：“小伙子，你看看，真是好米啊。”

米确实是好米，价格也很便宜，更何况老人都这么大了，黄平安不忍心拒绝。他是可以自己煮饭吃的，只不过是耽搁一会刷抖音的时间而已。再说了，自己煮饭吃，不再吃方便面的话，也达成了他母亲的心愿。两全其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黄平安接过老人手中的米袋说：“那好吧，我买。”

老人说：“我还有一个要求，这一袋米你必须得在20天之内吃完啊。”

黄平安说：“为……为啥呢？”

老人说：“因为我希望你很快就买第二袋米呀。”

不愧为生意人，老人想得倒是蛮长远的。老人又说：“你按时买第二袋米，还会送你礼物的。”

黄平安说：“什么礼物？”

老人说：“先保密。”老人一副神秘的样子。黄平安按时吃完了米，他也收到了老人送给他的礼物。他又在老人那里买了第二袋米、第三袋米……黄平安竟然每天都习惯煮饭吃了。

渐渐地，黄平安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体重增加了，脸色变红润了，头不晕了，上班干活也精神多了。他与母亲视频时，母亲也发现了这些变化，母亲很高兴，连声夸奖说儿子懂事了，她也就放心了。

然而这次，黄平安的米吃完了，对门的老人却没有准时给他送米过来。这天下班回来时，黄平安忍不住敲响了对门的门。

来开门的是老人的儿子。当黄平安询问老人时，老人的儿子说，他二姐生病住院了，他妈去照料他二姐了。老人走得匆忙，才没有跟黄平安打招呼。黄平安就对老人的儿子说起了老人帮他开米店的侄子搞促销，按时给他送米的事情。

老人的儿子听后，沉思片刻说：“其实，其实……我妈是骗你的，根本就没有你侄子开米店搞促销这回事。”

黄平安非常吃惊，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老人的儿子说：“之前我妈妈看见你每天放在门口的垃圾袋里全是装过方便面的塑料袋，就知道你每天都在吃方便面。”他长得很瘦啊，吃方便面没有营养，他那么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不能每天都吃方便面啊，这样下去会把身体吃垮掉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妈这样对着我念叨了好长时间，便滋生出了给你送米搞促销的主意。我妈主要是希望你自已煮饭吃。

“我妈能会说会道，年轻时是村妇女主任，经常走村串户去解决一些邻里纠纷。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的办法很多，再棘手的问题，最后她都能圆满地解决……我妈送给你的米，都是她从超市里买回来的。”

黄平安热泪盈眶。(作者系广东省惠州市民企职工)